

左岸译丛 Série Rive Gauche

Le voyeur

窥视者

巴黎另类情感访谈录

[法] 让-吕克·海宁 著

岳瑞 朱志平 褚淑芬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5.65

5

Le voyeur

窥视者

巴黎另类情感访谈录

[法] 让-吕克·海宁 著

岳瑞 朱志平 褚淑芬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e voyeur», © Jean-Luc Hennig, 1981

Représentés par Garance SUN Agency, Paris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20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窥视者 / (法) 海宁著 ; 岳瑞, 朱志平, 褚淑芬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2
(左岸译丛)
ISBN 978-7-5463-0243-0

I. ①窥… II. ①海… ②岳… ③朱… ④褚… III.
①社会生活 - 巴黎 IV. ①D7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3992号

书 名：窥视者
著 者：[法]让-吕克·海宁
译 者：岳瑞 朱志平 褚淑芬
策划编辑：胥 弋
责任编辑：顾学云
装帧设计：郑迪蔚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11.25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243-0
定 价：2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卷首语	1
窥视者颂	5
访 谈	39
1 眼睛的军队	39
天使们	39
乡村聚会	54
2 孤独者们	69
萨纳西斯	69
日本望远镜	74
对面的女演员	88
男爵的小秘密	111
下流故事	118

家 丑.....	139
青 苗.....	144
3 秘密仪式	167
窥视包房	167
闪 电.....	173
太平洋城的茨冈女人.....	194
塞巴斯蒂安的殉难	227
克罗索斯基与双杠	253
4 器械的眼睛	267
柏林, 1963年	267
亚历山大的影像	272
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忏悔.....	283
我在街上给她拍了照片.....	300
丑陋的乔治	316
在小女孩身边	320
后 记.....	341
梦想者, 窥视者	341

卷首语

一家五金制品店的橱窗。那个被社会唾弃的人看着货架。一些步行者穿过人行道。他一边吃着苹果一边盯着货架。他的脸环绕在陈列的小刀反射出的正方形光线之中。勺子和其他餐具也都反射出光线，按它们位置的不同，有的发出半圆形的光，有的发出直线形的光，反射在玻璃橱窗上。那个人的背后，街道的视线被一辆停放着的小型卡车挡住了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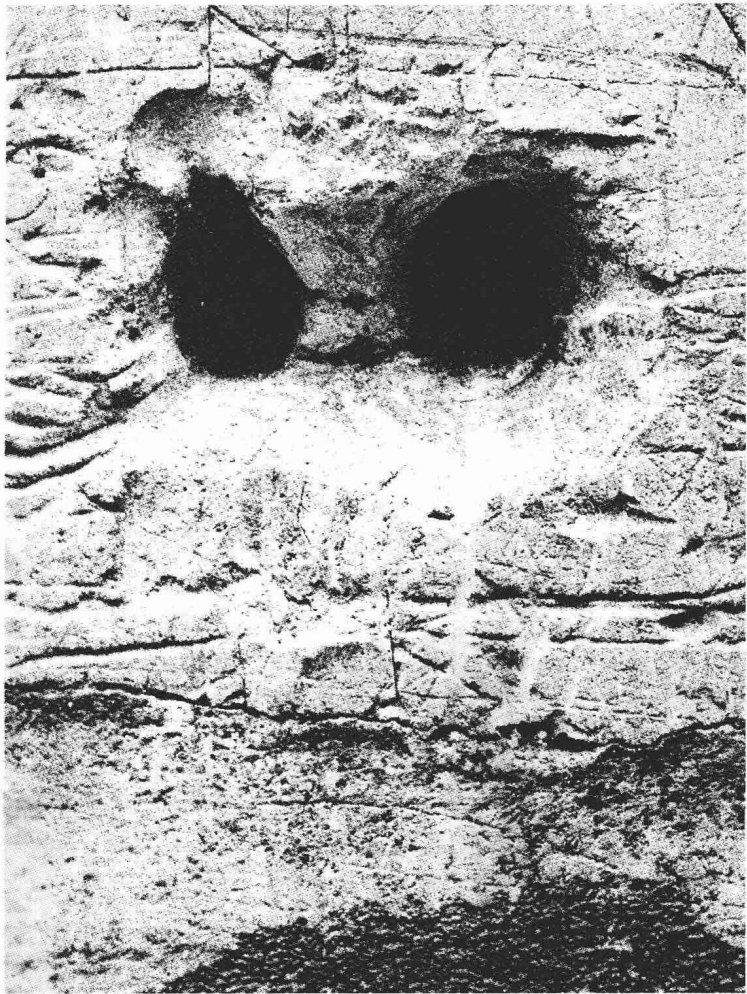
小刀的正方形光线中映出一个小女孩儿的身影，她刚刚背靠在商店对面的一个栏杆上。那个人手背贴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女孩儿的影子。他瞪大双眼。他垂下摇晃的手臂，呼吸开始变得困难。他闭上眼睛，摇摇晃晃，然后倚靠在栏杆上。身体的不适过去了。小女孩儿离开栏杆。那人猛地回过头，看着那个孩子，开始吹起悲伤的小曲。

书店的橱窗。书中间，一个纸板做的螺旋体不停地旋转着，同时一支箭被弹簧弹来弹去。小女孩儿着迷地看着这个广告，然后漫不经心地沿着橱窗走着。突然，她张开双臂，扑向一位非常优雅的年轻女人，双手抱住了她的脖子。伴随着这幅画面的口哨声戛然而止。女人和孩子相拥着渐渐走



远。那人躲到了书店的入口处。他惶恐地张望着周围，最终又走上大街。他看着女人和孩子走远，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他的身后是玻璃橱窗中旋转的螺旋体和似乎要穿透它的那支箭。这个被社会唾弃的人使劲地用左手的手背搔着痒。

《M就是凶手》弗里茨·朗，1931



窥视者颂

女孩儿躺在水泥地上，身子几乎全裸，头微微向后仰着。她背靠着一个齿白唇红的年轻男子，男子有些心不在焉。海滩的平坦地带只有他们俩。远处，一群小男孩在水里嬉戏着，争吵着。海鸥在水上滑翔。而这个人就坐在栏杆上，嘴里嚼着什么东西。他压低的帽檐盖住了眼睛，棕色皮肤，蓝色文身，看似个旅游者。我相信他只是在覬覦着那个女子，因为他颇长的身子没表达出什么内容。

当我再次经过时，他已经不见了。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好像是个茨冈人，是额头很低的那种，头发密得足以跟岁月抗衡。窥视者往往都这样，行为谨慎，不易让人察觉。他们像一阵风似的活着，能够很快摆脱人们的视线。他们时常会在什么地方与你擦肩而过，比如汽车站、忧郁咖啡馆的里间、圣心大教堂一带的台阶、庭院深处、昏暗的光线处或散发油烟味儿的地方。他们往往很突然地出现在某个性感女郎或在工地上正像运动员一样勃起的男孩儿的旁边。有些时候，你会跟着他们来到小海湾或压扁的草地上，看那里的两个人忘情地互相抚摸。我跟踪他们，仿佛眼睛组



成的队伍带我去观察事物。

这是一些有趣的狂热者。他们到处闲逛，经常守候在淋浴间的缝隙处，或埋伏在折叠望远镜或雅西卡的相机后面，行于森林里，混杂于轮盘赌博者中间，或花去一下午的时间在干燥的乡间痴迷于某个不值一提的秘密。不能说他们是盗贼，但他们也绝非完全无辜。应该说他们是盗窃影子的人，是执著于别人秘密的无赖。他们不放过任何人们羞于让他人知道的事物，因为他们的行为一旦暴露，总会令人感到很没面子。他们挖掘人们最深的秘密，那些如蒙田所说，当人们完全独处、隐退时，“出于喜爱而惬意地做着”的事情。他们要偷窃的就是这种东西，这种秘密。窥视者是花边新闻的报道者，他们揭露人的隐私，暴露人的烦躁心理和混乱情绪，总之是人最脆弱的一面，包括失败、遗弃和粉碎。他们是秘密持有者和不露面的证人。有赫耳墨斯的一面，也有摩菲斯特的影子。他们的热情既是可怕的又是无意义的，从某种角度看还很残忍，同时又具相当的诱惑。此外，他还能尽快消失，像个机智的上帝，又像无可改变的魔鬼，因为他能毫无内疚地重操旧业，直至目光疲倦，陷于某种眩晕之中。那时他想同时抓住一切和拒绝一切。他是犯罪领域的完美冠军。完美大概是因为他总是失败。

这种调查无疑是不慎重的。如何能抓住溜走的目光、极大的关注、猜疑、怦怦乱跳的心和嫉妒背后的烦躁？怎样书写瞬间回眸的故事？而且，怎样才能超过一个窥视者？这无疑是个冒险的举动。在我希望见面时，他们往往把脸藏匿在电话后面，列举出一千种困难，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录下来。他们失约或拒绝定下见面时间，他们执意保持匿名状态。这很正常。他们的策略和机智，就是回避。他们不喜欢暴露面孔，被正面观察。他们多少耻于自己的爱好。他们从不谈起自己的喜好，总之不会对外人谈起。他们固守着自己的秘密，似乎保守着一种隐蔽的宗教，一种他们既是主持者又是拥护者的家庭仪式。可以说他们最终总感到被诅咒，在道德上受谴责。的确，他们的激情或他们所做的破坏，在今天已经充满悖



论地成为最不道德的和最不被认可的。

人们认为他们腼腆、内向、不够机灵、屡受伤害、有些邪恶、有些奸诈。窥视者身上聚集了巨大的恶的能量，确实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坏的样子。他们是些无所事事、抑制本能的人，是阳痿患者、性虐待狂。如果说他们曾受到过迎头痛击，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人们是否还记得《精神病》杂志上的那个家伙：凸出、圆睁的双眼，搭在脸上的一绺头发，极其紧张的面部表情。他把眼睛伸进了墙上的洞里，看着女孩子脱衣服。窥视者没人喜欢。人们认为他们是坏蛋、流氓、魔鬼、犹太。而且这些男人们往往诋毁独处的女孩们。他们在播撒谋杀的种子，这是他们必然的命运。然而最终人们却看到，他们的激情实际上是这个世界最普遍的。人们诅咒他们的同时了解到，实际上有个由大量正常纳税人构成的窥视者队伍，他们只是躲在了他们荣誉的后面，然而看到的并不少。他们中有班房看守、有摄影师，这里指的不仅是狗仔队，也包括战地摄影记者。他们醉心于残酷争斗的场面。此外还有警察、精神病医生、记者和社会新闻编辑，有听忏悔的神甫、有间谍和社会上所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吊车司机到法庭的记录员。但人们却把他们漂白了，人们因其他的事情而感激他们。然而这些人只是窥视者，就是说他们除了窥视不干别的，窥视只为自己喜欢。对他们而言，因窥视而没有任何动机的犯罪，是最糟糕的一些人。

在日内瓦，就有这么一个人，人们称他Jojo。日内瓦集会广场的Jojo。他应该是个调查员，在某个社会部门任职。他个子不高，穿灰蓝色衣服，年龄不好确定，没有任何特点，有点像玛格丽特笔下穿黑长袍，戴瓜皮帽，衣领挺立的那种老好人。他到帕吉思来，到女孩子们待的地方，可以整个下午地待在那里觊觎着她们。他没有一个星期不来看看都有谁在那里，是不是又有新人，穿着打扮如何，等等。他是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小人物，还有些羞于以这种方式观察她们。在一次宴会上，了解他这一嗜好的同事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让他承认他至少去过那里一次，就为了体会一下到底是什么感觉。所有人都去过了，你也一样，肯定去过，哪怕仅仅一



次，承认这点又没什么了不起，等等。但这个沉闷的小个子男人愣是一言不发，甚至没有一丝笑容。

实际上他们是些谜一样的人。把他们看成是轻症患者或准窃贼，不能算是一种解释。他们身上有种注重神秘的特点。他们醉心于另外的东西，崇敬其他的事物，一种失去信任的宗教。其实，谁又知道他们是不是另有激情，而且很感性？也许他们因此而成了窥视者，这其实解释不清。他们的某些人甚至生活得中规中矩，正常结婚，不显山露水，没有任何外遇。然而他们生活的中心却有陷阱，他们的生活由此被颠覆，迷失在一个他们竭力保守的秘密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执著和迷恋，导致他们在大街上没有任何企图地跟踪女孩子，其实并不想真正靠近她们？导致他们甚至从脱钩的百叶窗钻进房间里面？或者付出了不知什么代价，以便去小房间看女孩子的西洋景，而这在其他地方随意就能看到，只是少了窗户的阻隔？似乎这些罪恶的小阴谋让他们激动，似乎所有满足好奇心的花招、所有的预感以及所有对周围事物的想象让他们欲罢不能。“所有已看见的东西并没什么意思”，一天一个四十岁的胖男人对我如是说，他头上扣着一顶软帽，“往往是有可能看见，或是冒险能够看到的東西才值得去看。”

他童年时住在一幢旧房子里，上个世纪卡斯特里公爵所建，距星型广场不远。公爵在底层设计了马厩，而且由于本人濒于破产，遂占用了一楼的套房，并将其他的房间租给外人。童年的他就住在那里，看得见对面的仆人们睡觉。

“……整个房子的形状像个弯月。在院子的深处，很久以来都是马厩的所在，其上方一直用来存放干草，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后来变成了仆人的住处。我们就住在对面的底层。于是我成了一个窥视者，站在百叶窗后面观察。您知道，光线是斜着照进来的，正好在你和外界之间形成一个屏幕。总共有六个房间能被住在一层的人看见，而我住的房间是唯一朝向院子的。”

“有窗帘吗？”



“有，但已经很破了。”

“都看见了什么？”

“这个吗，说起来真是既美妙又可怕，其实什么都看得见……他们互相招待，一起吃饭，晚上在一起喝酒到很晚。让我恼火的是，这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房间所处的位置使我觉得可以看见两三个其他房间，当然需要透过百叶窗。把它们打开一点儿，就能形成一个我可以改变的角度，能够看得很清楚。当然只有在夏天才能看见。他们总是敞着窗户，因为需要新鲜空气。当他们的朋友终于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脱衣服，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都开始脱衣服。我看着他们脱去衬衣，女人们脱去紧身衣，那些西班牙女人是穿紧身衣的，至少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这样。我不说谎，对男人我也有兴趣。只不过，当他们脱去衣服后，就把百叶窗关上了。这样，我就只能看断断续续的中国皮影了，真是让人着急！……总之，就算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也没什么意思了。我们要的就是突然撞见，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些事情会突然发生，会在最后一刻禁止别人看见。阿思莫得算不上是窥视者的领袖！的确阿思莫得什么都能看见，他甚至能掀开房顶去观看……看见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做爱吗？这可太蠢了。一点意思也没有。其实让人兴趣十足的是准备的过程，是当他们正在准备的时候看见他们。如果像所有其他的过程一样……早上好、晚上好那般的平常，我倒不如回自己房间了，过后我甚至不记得这件事。令人感兴趣的是钓到鱒鱼那样的事情，就是能观察到自己有欲望的猎物，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锁定她，观察她惯常的做法。看着鱒鱼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有个洞穴她认为自己可以藏匿其中，而我就躲在一棵树后面，她根本看不到树影里面的东西……最蠢的莫过于发现透过百叶窗被观察的人躺在那里做爱！”

总之，一切都在躲藏，一切都在重新开始。他们把这当成奇特的享受。他们会因为想看却又无法达到目的而造成的复杂状态产生小小的失落感。然而他们又喜欢这种限制，因为这恰恰是他们的游戏规则。他们为自己那作为水手、沉思者和幻想家的不确切命运，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



小机制。他们不喜欢显露无遗，不喜欢自由地达到目的。相反，他们希望秘密重新建立，希望制造没有尽头的限制和苦楚，像完美的情人一般。

说真的，这些不可救药的猎人是些灵巧的街头顽童。他们对街道了如指掌，他们是不受怀疑的监视者，是不知悔改的盗贼，他们总能逃脱追踪，销声匿迹。甚至警察署的档案都能消失。那么又拿什么起诉他们呢？说他们偷了一个影子吗？当然，在他们那令人担忧、麻烦不断的生活中，有时会被当场抓住、被痛打、被驱逐、被人施以鄙视的目光，以致更严厉的威胁。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更真实的是，那些一生都在做这个的人相当聪明，他们总在转移地点。法律是怎么说的？对私生活的侵犯。那么，要使罪名成立，首先事情要发生在一个私密的地点，还必须有窃听谈话的内容（或是喘息声，因为根据立法，喘息“即使不如话语表达得明确，也仍表达了情绪和情感”）或使用某种仪器获得图像的行为。通过精细的划分，使用收发仪器者无疑会受到制裁，但便携式望远镜爱好者却有可能逍遥法外。总之，望远镜似乎在强迫人去看，却不对被观看者施加保护。至于公共场所被盗的一切，窥视者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甚至有理由以名誉受损为由追回自己心爱的物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被侵害。当然还有入室侵犯罪。这个罪名就更加有风险。正如人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要拿到证据有时必须在夜间埋伏。可是人家会悄悄地跑掉，又找到另外一个隐藏地点。

每个窥视者都有自己私密的地域，从来无法确定。对一个人是森林，另一个人是家里的咖啡桌，第三个人可能是沿岸弃置的小海湾。这一切像流浪行为一样无可统计，十分模糊。怎样称呼那些适宜从下面观察、适宜迂回观察和适宜恶意观察的地点呢？人们不去命名它们，因为这些地点没有办法定位，它们到处都是。正如一个窥视者对我说的：“没有享受特权的·地方，一切取决于观者的意愿。”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掠夺，用各种复杂的目光，动用各类截取工具，并承受各种自食其果的结局。这一切必然导致一些倒错的对称，一些逃跑的线路，一些能量的角逐。似乎整个城



市都在其影响之下，无数只眼睛把城市划得遍体鳞伤，造成的创伤或奇迹各不相同。

我在想，在这种反常的地方，窥视者会不会是最有意识的勾引者。他们实施的会不会是一种沉默的、卑躬屈节的、冷漠的引诱，而且他们有魔鬼般的恶毒，因为他们在谈话之前就已经了然一切。其实不然！勾引者是另一类人。三十八岁的菲利普在电话中就是这么向我确认的。他对我说自己不记得，莱芒湖畔如何突然就开满了老鹳草花。我就这样给他打的电话。

“……我不停地看，特别是这段时间。这个时候的人很美。”

“你是说在夏天？”

“对。因为他们能提供更多的东西，因为可以更容易地窥视到他们。难道不是吗？到了夏天，窥视行为很有市场，来自被窥视者的挑逗相当大……”

“那么你是在大街上看吗？你是否寻求观察的角度？比如采用某种特殊的视角？”

“……有一些这样的地点……这都是很秘密的！……我跟你讲，我只是偶然地看。我不会为了观察而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我仍然在观察，脑子里时时记得这个事情。我喜欢猜想……啊，对了，我得告诉你我是双性恋，这很重要。”

“噢，是吗？就是说你既看男人又看女人。”

“我喜欢猜想身体的某些部位，女人的乳房是一定的。但这个太容易了，相对容易……今天的女人经常袒胸露肩的，很美……女人的长裙和三角裤内的景色也很美。另外还有男人藏在裤子里的生殖器，特别是穿肥大裤子的男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笑）窥视是很细腻的行为。”

“你认为穿肥大裤子的人胸挺得更直吗？”

“不是这样。是因为穿肥大的裤子更不容易看得清。”



“啊，是这样！……但最终，这种观察方式，难道不就是一种勾引吗……”

“不，我不认为是，真的不是。我在勾引人时，会采用不同的做法。”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窥视是种独享的乐趣。而且我从没有想到要跟我所观察的人，也就是我用目光脱下衣服的人，我很愚蠢地透过钥匙孔观察其行为的人（这种情况我还是有过几次的）发生性关系。”

“从未有过这种想法？”

“从未有过。”

“你和被窥视者之间是否曾存在某种默契？”

“这有可能。”

“就是说，他知道你在看他？”

“对。这恐怕是可能的。”

“你不能肯定吗？”

“不是绝对肯定。”

“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勾引者和窥视者的目光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勾引者的目光不会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衣服脱光？”

“当然不会！而且他还想讨好对方。然而我在观察的时候，就不会想着去讨好谁。我不在乎这个。我得到的是一种很自私、很独自的快乐，尤其不希望对方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当我去勾引时，我所要的却正是这个。我去勾引一个男人或一个女孩子时，我想让他（她）看到我对他（她）有兴趣……而当我窥视时，我不被发现的时间越长，我就越高兴。”

“你有过爱的故事吗？人在窥视的时候，会发生爱情吗？”

“当然。我对所有伙伴都说，我是个窥视者。我要求他们展示自己。”

“你要他们加入什么游戏？”

“就是让他们展示自己，而我来观看。这个时候，什么都可以做，但乐趣却截然不同……当我要求一个家伙在我面前手淫时，也就相当于窥视，